

为了将您逼到绝境，我们必须让您再做一個谎。

# 只差一个 谎言

东野圭吾

加贺探案集

6

南海出版公司

加贺探案集

6

# 只差一个谎言

〔日〕东野圭吾 著

黄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差一个谎言/[日]东野圭吾著;黄真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3.4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6167-8

I. ①只… II. ①东…②黄…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073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125

USO O MOUHITOTSU DAKE

© Keigo Higashino 2003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只差一个谎言

[日]东野圭吾 著  
黄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史 诗 华 艳  
装帧设计 明 伟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167-8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 目 录

只差一个谎言	1
冰凉的灼热	35
第二个梦想	75
失控的计算	119
朋友的忠告	165

只差一个谎言



总彩排迫近高潮。

这是第二幕“洞窟中”里亚鲁与恋人普尔莎发现宝藏的场面。首先是两人的共舞，然后是普尔莎的独舞和亚鲁的独舞，最后两人再次共舞。这就是所谓的双人舞。

这组场景中最大的看点，还要数后半段的舞蹈中普尔莎使用魔毯在空中跳舞的那一段。亚鲁单手将普尔莎高高擎起，还必须在狭窄的舞台上来回舞动。男舞者的辛苦自不必说，对女舞者也有相当的体力要求。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这段舞蹈还必须以满载幸福的表情展现出来。毕竟，两人正身处发现了宝藏而大喜过望的情景中。

“真治，你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了，这样根本看不出在飞舞。你要我说几遍！”

真田的声音从话筒里飞了出来。身为艺术总监的他，正坐在观众席近乎正中央的位子上，眼睛直盯着舞台。几个小时后，这

个大厅将坐满人，但现在还没有一个观众。弓削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跳着舞，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艺术总监的眼神上。

寺西美千代站在离真田不远的过道上，不仅看着演员，还顾及着舞台的布置和照明效果。她最担心这场公演会变成一出劣质的廉价戏。她心想，一定要让观众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愧是弓削芭蕾舞团，能有这样的镇团大戏！幸得投入了巨额的宣传费，演出的预售票已经全部卖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她有自信说自己已经尽到了总务处主管的职责，接下来就看这个博得评论家们一致好评的舞台能不能完美展现了。她剩下的工作是作为艺术总监助理。

在美千代的余光中，一扇门被打开了。她朝那边看去，只见一个黑色的影子正往里走。虽然看不见面目，但从那颀长的身影，她已经知道那是谁了。一种让人烦恼的感觉烟雾般弥漫开来。

颀长的身影朝她走近，她也像迎接般地走了过去。这个时候，一个事实已经明白无误：对方并不是个受欢迎的来客。

“百忙之中打扰，实在抱歉。”对方说道，声音压得很低。

“又有什么事？”美千代问道。与声音一同被压制住的，还有她不耐烦的情绪。

“有件事无论如何都要询问一下。现在您方便吗？”

“你是看见了的，现在是总彩排的重要关头，正式演出的时间也快到了。”她的目光落在手表上。然而光线太暗，她无法看清表盘。

“只要您能回答我的问题，马上就可以结束。”

美千代故意重重叹了口气，朝真田那边回头看去。真田甚至全然没察觉她正在和高个男子谈话，只是一直盯着舞台。本来他



这个人就不需要什么助理。

“真没办法。那就出去一趟吧。”

“不好意思。”男子轻轻低下头，以示歉意。

美千代和男子一同走出了演出大厅，穿过走廊，打开了休息室的门。一个临时招来总务处帮忙的女人正在整理留给嘉宾的票。

“不好意思，能到别的地方去弄吗？比如接待台之类的地方。”

“啊，好的。”

年轻女人将摊在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好，走出了房间。

“给您添了麻烦，实在抱歉。”男子说道。

美千代没有理会。“我去端咖啡吧？”她问道，“不过，是自动贩卖机里的速溶咖啡。”

“不，不必了。”

“好吧。”

美千代打开安在墙上的监控电视开关，坐到折叠椅上。屏幕上出现了舞台。与电视分体安装的音响里传来了真田的声音。他又是一副因男舞者的动作不够生动而大为光火的样子。

男子隔着桌子面朝她坐了下来，目光转向电视屏幕。

“这样啊，坐在这里也能看到舞台。正式演出的时候，这个屏幕也会……”

“会播放的。”

“哦？那这个房间也相当于观众席了。”

美千代从包里取出香烟和打火机，把桌上的烟灰缸拉到近前。

“芭蕾舞如果不现场观看就毫无意义。”

“是吗？”

“需要用人的肢体完成的表演都是这样。体育竞技也是这样吧？不过，这只针对一流作品而言。”

“这么说，《一千零一夜》就是一流作品吧。”说完，男子朝墙上贴的海报看去。那是弓削芭蕾舞团《一千零一夜》的宣传品。公演首日就是今天。

“这还用说。”美千代点上烟，吐出烟雾点头道，“我们只表演堪称一流的作品。这些一流的作品里面，《一千零一夜》最高级。”

“这个难演的角色，如果没有成熟的技艺和天生的表现力，是绝对演不出来的。而她完美无瑕地呈现了出来，这恐怕超越了导演想象的界限。除她以外，能扮演这个角色的芭蕾舞演员，一时间再也不会有了——”男子唐突地说了这样一段话，眯眼笑了起来，“十五年前的报纸上是这样写的。”

“你调查过了吗？挺爱管闲事的嘛。”

“我之前就说过了。我对芭蕾舞有些兴趣。”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

“算是半开玩笑，但那也是实话。”男子盯着她的脸，“十五年前报纸上还刊登了您演女主角时候的照片。风度典雅、美貌动人而又带着一丝危险芳香的普尔莎公主。”

美千代避开男子的目光，对她来说，那是她美好回忆的一部分。但现在这个场合，她并不想让它成为话题。

“那么你说的问题呢？”

“抱歉，忘了您还忙着呢。”男子将手伸进上衣口袋，一副搜寻什么的样子。

这个男子姓加贺，是练马警察局的刑警，正调查一桩数天前

发生的案子。美千代和他碰面，算上今天已经是第四次了。

加贺把警察手册拿了出来。

“首先，我想再确认一下您那天晚上的行踪。”

美千代没有掩饰不耐烦的表情，慢慢摇了摇头。

“又是这个？真够烦人的。”

“好吧，不说这个，”加贺的表情堪称爽朗，他微笑起来，“那天，您傍晚六点之前一直在芭蕾舞团的办公室里，然后与艺术总监真田先生等人吃过饭后，九点左右到家。此后您就一直在房间里，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去上班。上次问您的时候，您回答如上。对这些内容，您有什么要更正的吗？”

“没有。正如我说的那样。补充一下，我回到公寓后跟谁也没有见过面，也没通过电话，所以我也证明不了我那天晚上一直都在家里。”

“也就是这些情况没有变化，对吧？”

“正是如此。所以我没有不在场证明。为什么必须要这个证明？我完全不能理解。”

“也没有说非要不可。只是您如果能把那天晚上的行踪用什么方式证明出来，那就对我们太有帮助了。”

“这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用这样的架势，像搞调查一样，这本身就不可理解。好像是桩杀人案似的。”

加贺闻言，眉毛微微上扬。

“不是好像，我们认为这是桩杀人案的可能性很大。”

“怎么会？”美千代的脸歪向一边，发泄般地说道。然后，她再次回头朝向刑警，这次的声音很克制。“不是真的吧？”

“我可是负责调查杀人案的刑警。”加贺说完，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

## 2

早川弘子的尸体被发现，是五天前早上的事了。公寓管理员发现时，弘子倒在公寓院内的草坪上，头部大量出血。

警方的调查已经判明她是从七层自家的阳台上坠落的。虽说地上有草坪，但泥土地少得可怜，而且四周全被水泥地围着。警方推定她的头部猛撞在水泥地上。即便是走运落到泥土地上，她得救的可能性也几乎等于零。

寺西美千代虽和弘子住在同一幢公寓楼，但那天早上出门时，骚动还没有发生。事发的草坪处在很不惹眼的位置，而管理员给那块地浇水也是很久以后的事。美千代得知弘子的尸体被发现，是在早上十点钟之后。她是在电话里听警方说的。那个电话也并非警察打给她，而是她打到弘子住处的。那个时候刑警们已经进入弘子的房间，正在勘查现场。

下午，几个刑警来到了芭蕾舞团。其中一人就是加贺。

早川弘子也曾在弓削芭蕾舞团总务处工作。直到大约一年前，她都是以舞蹈演员的身份登记在册，后来因为膝盖患病，不能跳舞，就决意告别舞台。她今年三十八岁，身材玲珑而瘦削，很适合当芭蕾舞演员。而且她和美千代一样，都是单身。

弘子是在死前一周刚搬进来的，因此搬家用的纸箱基本上都

还原封未动堆在一起。

警方首先注意到的，是同一公寓楼里也住着美千代这一情况，他们想知道这是否出于偶然。

“不是偶然。有一次，她有事来找我，似乎看到了墙上贴的租房广告。只是她事先都没和我打过招呼，看到她忽然搬进来，我吓了一跳。”

警方还对两人房间的位置很感兴趣。美千代的房间在弘子房间的斜上方，若美千代走到阳台上，就能俯视弘子房间的阳台。

警方问她是否看见或听见了什么，美千代摇头否认。

“那幢公寓的隔音设施很到位，外面的声音基本听不到，而且我很少会到阳台上去。”

对她的回答，警方看上去并未抱有特别的怀疑。他们当时也询问了众人关于早川弘子的死有什么线索。无论是总务处的人还是芭蕾舞团的成员，都说毫无头绪。与弘子关系亲密的几个人说：“说起来，最近她精神抖擞，看上去很高兴。”

那时的加贺并没多问，仅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弘子的着装。

弘子当时穿着一身运动服，脚踝上套着袜套，还穿着舞鞋。加贺问他们对此有什么想法。

自然，美千代他们也回答说感到奇怪。即便是现役的演员，也不会在自己的寓所里穿舞鞋。不过美千代对警方说了下面一番话：

“如果弘子是自杀，我是能理解她穿舞鞋的心情的。因为对芭蕾舞演员来说，舞鞋就像人生的象征。我也经常开玩笑说，我死

后请把舞鞋放进我的棺材。”

现役的演员们也表示认同这番话。

当时，加贺没再提出比这更深入的问题。

### 3

“您的房间是在八楼吧？您去过阳台吗？”加贺问道。

“倒是去过几次，”美千代答道，“但并不常去。所以那天晚上也一样，楼下的阳台上发生了什么，我没能看到。这我都说了好几遍了。”

报纸上报道说，早川弘子坠落的时间应该是尸体发现的前夜。恐怕这是警方根据解剖的结果作出的推断。为了证明这个推断，加贺立即来到这里，询问当夜美千代是否在场。那个时候她的回答与她刚才所说的一样。

“您从阳台往下看过吗？我指的是早川小姐坠落地点的附近。”

“这个嘛，”美千代低下了头，“可能看过，但我忘了。最近我都没往下看过。这怎么了？”

“我在早川小姐房间的阳台上往正下方看过一眼。我首先想到的是，坠落地面的地面十分狭小。不光被建筑物和墙壁夹在中间，旁边还有草坪，因此基本上看不到水泥地面。我感觉，如果有什么东西落下去，落到水泥地面的概率应该十分低。当然，这是眼睛的错觉，走到楼下才明白，水泥地面出人意料地开阔。只是从上面看上去不一样。这不仅是我的感觉，我的同事似乎也有

同样的印象。”

“然后呢？”

“自杀者的心理表面上复杂，却有单纯的一面。跳楼自杀也一样，有时自杀者受俯视时的感觉影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自杀者最恐惧的就是不能干脆利落地死去。以七楼的高度，无论落在哪里都会立即毙命，这谁都想得到，但自杀者会觉得自己必须直接击中水泥地面才行。从这一点来看，在那个阳台上向下看到的情景会起到干扰决心的作用。”

“否定自杀说法的依据就只有这些？”

“不，这根本谈不上什么依据，只是个人印象罢了。要说证据，她的房门没有上锁，录像机还设置了定时录像，这总算得上吧？”

“定时录像？”

“是的，第二天一大早 NHK 会播出芭蕾舞入门教学的节目，早川小姐看样子是打算录下来。我们从到访问过早川小姐房间的人那里获得证言，直到事发前一天，她的录像机都还没有接上电源。也就是说，她是为了录像而匆忙调置了录像机。一个想要自杀的人，会做这种事吗？”

录像机——

美千代的脑海里浮现出早川弘子房间的样子。她还记得起居室的角落里摆着电视机。至于有没有录像机，她记得不那么清楚。而录像机是否正处在定时录像的状态，她更是没有考虑过。

“就算是我，也有过一时大意忘了锁玄关门的事。如果她是冲动性的自杀，定时录像也可以解释，这种事情不也有吗？”美千代说道，“一旦起了自杀的念头，总不会想着先解除定时吧？”

“道理倒是这样，”加贺轻轻一笑，“那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冲动？是她设置好定时录像后发生了什么事吗？”

“这个嘛，这个我就……”美千代摇摇头。

“之前问大家对早川小姐自杀的原因有什么看法时，您是这样回答的：早川小姐因为告别了演员生涯，不能再跳舞了，似乎失去了人生价值。她自杀可能是因为这个苦恼越发严重了。”

“我现在也这么认为。”

“但在此后的调查里，出现了与这个说法相矛盾的事实。早川小姐似乎正在努力寻找新的人生价值。”

“新的人生价值？”

“那就是芭蕾舞教室。”加贺双手放在桌上，十指相扣，身子微微前倾，“早川小姐是埼玉县志木市的人吧？有迹象表明她正在那一带物色能开芭蕾舞教室的地方。她的熟人说，她想教小孩们芭蕾舞。而她之所以搬到练马来，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从练马到志木的交通也很便利。”

美千代舔了一下干巴巴的嘴唇。

“哦……开芭蕾舞教室。”

“您不知道吧？”

“我第一次听说。”

这并非谎话。她虽然察觉到早川弘子似乎要干什么事，但完全没想到是开芭蕾舞教室。

“我明白了。目前并没有能证明她是自杀的决定性证据。那么反问一下，他杀的可能性又如何呢？我想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哦？是吗？”



“怎么说都是活人从阳台上掉下来，是不是？若是他杀，你不觉得凶手需要很好的体力吗？而且对方肯定会拼死反抗，因此难道不能说几乎不可能吗？或者是凶手让早川服了安眠药之类的东西，让她睡着了。那样一来，有些力气的男人倒也不是办不到。”

“从解剖的结果来看，早川小姐并没有服用过安眠药的迹象。”

“那就不可能了。”说着，美千代点点头，“我可以断言。”

“有关犯罪手段，我们也考虑过。但现在这层想法还是先放在一边吧。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当天晚上进了那间屋子的人到底是谁。不管用什么手段实施犯罪，如果凶手不进房间，早川小姐是不会掉下去的。幸好早川小姐是刚搬的家，出入她屋子的人应该没有多少。哪怕只是检查一下落在地上的毛发，都能得到相当多的信息。”

一说到毛发，美千代不由得将手放在头发上。最近将白发染黑费了她不少功夫。

“要是那样，我就该最先被列入嫌疑人名单里了吧？自从她搬来以后，我已经去过她房间好几次了。”

“您说的这些，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当然考虑到了。但不只是毛发，我们还会检查衣服的纤维等细小的遗留物。还有，不仅是凶手留下的东西，我们还打算追查凶手拿出去的东西。”

“拿出去的东西？”

“说拿出去不太好理解。更确切地说，就是附着在凶手身上被带出去的东西。”

“我还是不太明白。”

“比如说，”加贺说着抱起胳膊，“早川小姐或许打算做些园艺，